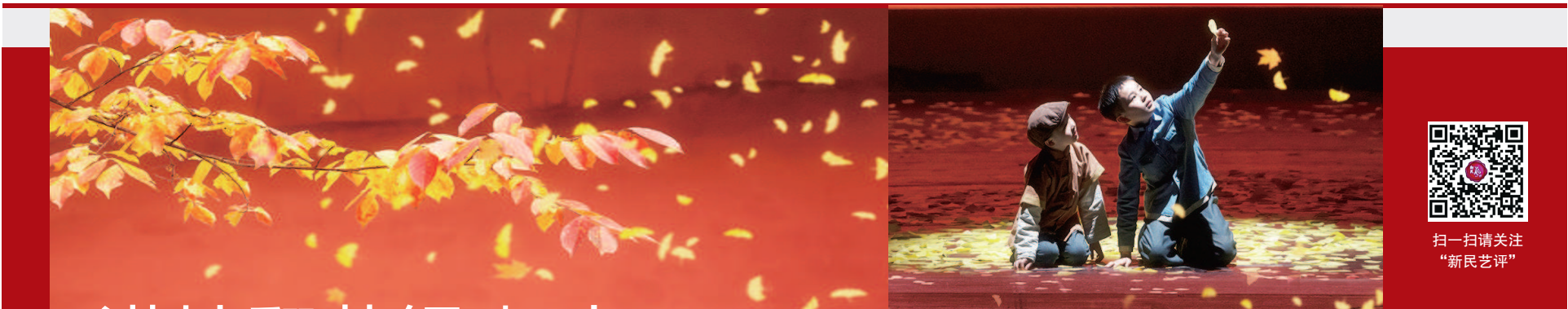




“从 1921 年到 1949 年共牺牲中国共产党员 380 万人,平均每天牺牲 375 人”——巨大的两行字打在天幕上,舞台上则接连倒下了杨开慧、向警予、蔡和森、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参加中共二大的上海代表杨明斋……还有跟着李达与王会悟在盘山公路上病逝的他们的女儿,年仅十六七岁的“小数点”。自此,两人分开。王会悟一直活到 1993 年,95 岁,同年,上海内环高架开工,动迁了不少房屋,但仍保留了她家辅德里 625 号(今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这里,就是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开会的会址。

如果不是因为非虚构戏剧《辅德里》的高清戏剧影像,更加清晰、放大了舞台上的演员表情与历史细节,我们难以更深入地了解那些历史天空中一颗颗明星何以闪亮、何以动人;我们难以更深入体会“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切肤内涵、触痛意义——真的是一条条年轻的,如同当下 90 后那样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杨开慧预知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命运,因而写下一封给润之的信或称之为“绝笔情书”,塞入墙缝。在毛泽东逝世 6 年后,杨开慧的后人意外发现了这封信——历史再次让他



满地翻黄银杏叶 忽惊天地告成功

——评原创话剧《严同宇》

◆ 戴 平

日前在城市剧院首演的话剧《严同宇》,是一幅被打开的马桥革命图卷。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从本乡本土入手,也可以演出好戏。马桥老街的一棵 500 年古银杏树,在全剧中具有独特的象征寓意。它象征着革命事业扎根在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长盛不衰。严同宇就是一粒银杏果长成的参天大树。它平凡又不凡。剧终,金黄色银杏树叶飘落,铺满了舞台一地。诚如宋代诗人葛洪体所写:“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象征着人们对烈士牺牲的绵绵情思和改天换地的革命成功,寓意深远。被誉为“马桥之子”的严同宇,是马桥镇俞塘村人,自少年起,就树立了一心为国的鸿鹄之志,19 岁

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 10 月牺牲,年仅 25 岁。这出戏以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1941 年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1942 年 7 月,上海爆发全民抗战运动,汪伪特务大肆抓捕中共党员。由于叛徒的出卖,严同宇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和死亡的阴影,严同宇忠贞不屈,用信仰和忠诚凝成生命绝唱。当历史走向澄明后,严同宇血写的青春,显得更加耀眼壮丽。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的话剧,因受原型局限,难以做很多艺术的虚构。编剧陈慧君和主创团队深入实地走访、调研,对马桥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感性的体验,挖掘出了严同宇烈士许多生动感人、鲜为人知的细节,构思出一系列感人的故

事。剧中又融入了许多马桥元素:严同宇从小生长的马桥老街、沿街富有特色的马桥豆腐干和软糕铺子、庙会上的“手狮舞”、马桥童谣等;特别是,当年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马桥人民奋起抗击牺牲惨重,这些接地气的元素,被巧妙融合在严同宇的成长和革命历程中,不仅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也推动了马桥传统文化精神的持续传承,又强化了戏剧冲突。这出戏里写了母子情、兄弟情、战友情、乡邻情,还合理地虚构了纯真美好而克制的爱情和母亲探监、大义斥敌的重头戏,严酷的革命斗争和浓郁的亲情乡友情交织成一台感人至深的红色革命英雄主义大戏。《严同宇》主要演员的表演都可圈可点。饰

演严同宇的宝尔古勒,饰演弟弟严澄宇,以及饰演父母亲和女友顾宛林、烈士纪英华,包括马桥豆腐作坊主老乔的演员等,表演都达到了专业水平。对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剧组而言,殊为不易。吕凉戏院艺术中心十多年来在闵行地区集聚,培养话剧艺术人才,硕果累累。演主角的宝尔古勒,高瘦的外形和严同宇接近,体现了充内而形外之美,他把严同宇从一个善良上进的好少年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表演得入木三分。饰演严父的王杰,演技和台词都很专业,演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乡间小学教员的高高正派和言必称孔孟的气质。此外,观众进场前,每人都收到了用严父的一篇蝇头小楷记述儿子牺牲经过的文章做成的信笺,信封上写有繁体字体的“觀衆親啟”四字,很有创意。这台戏初次与观众见面,就有如此不错的品相,基础很好,但在树立第一主角形象的丰满性、精心打造高潮戏等方面,还有上升空间。希望今后加以打磨,成为一部长演不衰的优秀励志作品。

文艺 让这抹红更明艳

——从《辅德里》推出高清戏剧影像说起

◆ 朱 光



“明德里”“柏德里”等一个个石库门里弄……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从上海诞生。因而,具有石库门这一上海城市特征的建筑,能够包含可以穿越时空的万千气象。

再者,要围绕 IP 跨媒介发展。非虚构戏剧《辅德里》从历史中抓取了真人真话之后,原创了戏剧架构,以音乐剧的方式触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高清戏剧影像的摄制,让更多无缘进入剧场的观众,可以今后在影剧院里反复多次观看。戏剧影像的观感,好比是坐在剧场里的最佳位置,清晰到能看清演员盈眶的泪珠滚落。因为音乐剧强调整体雕塑感,所以一众演员均身着白衣染了白发。但高清影像终于让人看清了扮演向警予的演员原来有点像山口百惠;扮演蔡和森的演员原来还会拉小提琴;演员里会弹钢琴的有三四位……除了高清戏剧影像,《辅德里》剧组还出了一本书,纯红色,打开封面,先拉出一张辅德里的俯瞰图,背后是高楼大厦,瞬间令人想到“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书,是对排演话剧的整个过程的全纪录。它不仅仅是艺术创作过程的展现,也是创新工作方法的凝练。此外,还有一部纪录片、一个在剧场大堂展示模型展——张人亚的箱子,自然在列。自此,围绕“辅德里”,就有一部音乐剧、一部高清戏剧放映、一个模型展、一部纪录片,偶尔还会有红色文创主题集市……对于不同时空、不同情境、不同要求,总有“辅德里”的艺术化的历史,可以在眼前铺陈开来。

取自真实,赋能艺术、形成 IP、多重展现——艺术党课可以更真切、更丰富、更动人。

当音乐声轻轻响起,从演奏者的唇边与指尖扩充到整个空间,它所流进的不仅是你的耳膜,还有你的心;当心弦随音乐波动,我们所穿越的,不仅是城市的大街小巷,更是心灵与宇宙的浩渺空间。在旋律与音符中,人与他人、空间、空气及宇宙融为一体,物我两化,和谐在万物中滋生,我们无所不感,无所不爱,坚定而自然,合作而自我。正如舞台上的音乐家。

不久前,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出的“城市治愈我们的那些瞬间”音乐会上,八位音乐家的精彩演出,令我们沉浸在美好的城市之夜的同时,不禁想到以下几个问题:音乐的精髓是什么?音乐家的价值是什么?音乐给人带来什么?

那个晚上的演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恰逢其时而深刻有力的。当晚演出的音乐确实具有治愈效果。它们如都市漫游者的脚步,一边漫步一边徜徉,一边徘徊一边向往,有着惆怅的思绪与低回的伤感,但是音乐带领着听众一直向前,正如脚步会带领我们一直向前。罗威,这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青年音乐家,曲风细腻而感性,挥洒着丰富的才情:晚上七时的轮渡和日落,延安路高架桥上的小夜曲,雁荡路尽头的青春,苏州河畔的月光,漫步于外滩……上海是一座适合于行走的城

题画诗的切肤之痛

林距离

◆ 林明杰

早上醒来,感到凉意了,莫名其妙想起了唐伯虎一首题画诗:

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传说中的唐伯虎风流倜傥,现实中的唐伯虎命运多舛。他才艺卓绝,年少成名。赴京赶考也轰动一时,下榻处求诗求画者络绎不绝。由是遭人嫉恨,在莫须有的科场舞弊案中被构陷,险些丢了性命。从此人生转向,跌落尘埃,连续弦的妻子也离他而去,饱受人间世态炎凉。可以说这首题画诗有切肤之痛。

这首诗于《秋风纨扇图》(见左图)。有切肤之痛的画果然是不一样的——画中执扇美人,独立风中,纤弱凄婉。看一眼后,悲凉之意,至今难忘。《秋风纨扇图》藏于上海博物馆,不知何时能再次拿出来展了。

古代画家在自己的画上题诗,大多题的是自己写的诗。诗无才情,题在画上,是要被人笑话的。哪像现在那些以“传统”自诩的画家,在自己的画上题的都是古人的诗,貌似风雅,实则无关痛痒。当然,古人题画诗虽多出自己手,但大多也是无关痛痒的流水诗,不会每首都有“切肤之痛”,否则也受不了。也正因此,那些有痛点的题画诗就更令人感怀难忘。

“扬州八怪”中大众知名度最高的,当数郑板桥。他也明白这个只会画几根竹子的,凭什么成了“八怪”中最著名者。不过,他有一首痛他人之痛的题画诗(见右图),脍炙人口,足令他青史留名了。当时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题画诗中让我感到最痛的,莫过于南宋末年画家郑思肖所题《寒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这是亡国之痛。郑思肖的名字也饱含了亡国之痛。“肖”乃繁体字“趙”的组成部分,宋亡后,他改此名以示绝不事元之意。

郑思肖的画流传下来很少,菊已不可见,兰尚可见一二。他画的墨兰,在美术史上非常独特。他不画兰花的根和土。孤零零悬在空中的兰花,岂不是已失去国土的人儿……

郑思肖临终前,嘱咐朋友在自己的牌位上这么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今天,画国画的,不在画上题诗,好像就不够传统似的。其实在画上题诗,大致始于宋代。在这之前的中国人画画都不题诗,连签名都要尽可能小,甚至藏在画中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唯恐破坏了画面。在画上题诗,当年它也曾是非常大胆的创新。第一位在一幅完整的画上面题写一首诗的画家,是需要一些挨骂的勇气的。如果你难以理解,不妨设想一下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题写一首诗吧。

当我们依着传统的样儿画画时,不要忘了这传统本来是有血性的,是会痛的。

音乐治愈城市

◆ 任 明

然相对或热情安抚,来自灵魂深处的气息控制着簧片的精微运动……每个人既独立,又融成一体,音乐家身体的一部分似乎随音符飘向了观众……这是一项唤醒自我和他人的事业,这是人间值得的一个原因。音乐家的价值就在于,他以自己自己对世界的美好认知与投入,唤醒他人对世界美好的认知与投入。这是音乐是“世界性语言”的一个原因。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很难,但当晚的演出却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实现了音乐对城市的疗愈效应。在《重逢的歌》中,由两位女小提琴手主导的倾诉,一路收获中提琴、长笛、单簧管乃至钢琴的共鸣,终于获得大提琴深沉的回应。在重逢之前所走过的旅程,除了目标与执着,更是自我的旅程。首席小提琴家夏小曹当晚的演出,细腻而充

满激情,琴声化作无形之手,牵引着现场每一位观众的心弦。罗威的钢琴声则时而如城市匆匆的脉动,时而如城市醒来的轰鸣,唤醒崭新的一天,唤醒沉睡的心灵。长笛悠扬而若隐若现,单簧管浑厚而不可捉摸,萨克斯风辽远而穿越,大提琴丰富而从容,中提琴如影随形,第二小提琴相得益彰……

无形的音符可以突破心灵的屏障,令听者的心灵与音乐共舞,感受时空浩渺与心灵相通。这种心灵随音乐起舞的能力,并非每个人都具有,但却向所有人开放的。

城市是现代人的家园。这场具有治疗效果的音乐会,在呼应现代人都市情绪的音乐表达中,让人对创作者、演奏者与这座城市,产生了更多的期待。

以善意与宽容面对生命的偶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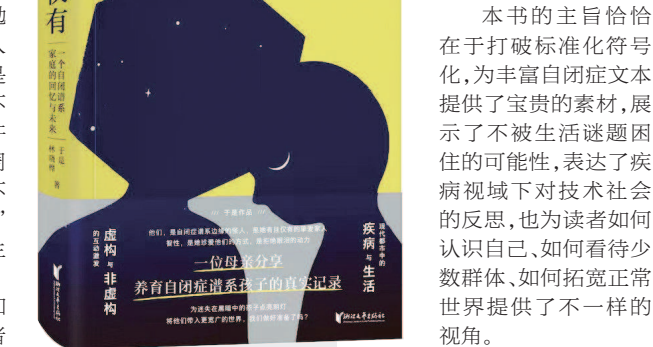
——读《有且仅有》有感

◆ 谢 越

带来错觉:这是一个用技术解决自闭症问题的轻科幻作品。而到了第二章,叙事者由林顿变为林珊,向读者展示了林顿取得成功背后真实的生活土壤,将主题向更广阔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文化层面拓展。林珊作为母亲,同时作为一名温情与智慧兼备的知识女性,从未定义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是病人,也从未以目的为导向去控制或强迫他们。故事讲述的是她如何种下了一颗种子,通过观察和理解与自己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在无数偶然与未知的开拓中与他们一同走向某个必然,体验其中的种种试错与惊喜,如同探索三颗星体彼此追逐的引力规律那样自发和自然。

在这个小家庭的周围,还围绕许多心怀善意、在工作中默默支持着他们的普通人,如教会林顿排队的教师艾米、推动专家意见落地的斯塔基小姐,她们展现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而在林顿的思辨中,自闭症和与之对立的脑波仪就像艾诺与卡夫卡的中介,作为人为建构的谜语将过路的人拦住,让他们将自己围困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里。当一个“正确”的行为与思维模板成为便携移动设备进入日常生活,人就必须要思考自己在多少程度上是他自己,也要猜测对方是真实的正常人,还是技术标准化生产的“假正常人”。无限细分的理性无法涵盖所有个体的特殊情况,作者用林珊与林顿两种“解谜”叙事,表达了善意与宽容是面对生命偶然性的答案,勾勒出一个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边界消融、共同进步的解决方案。

本书的主旨恰恰在于打破标准化符号化,为丰富自闭症文本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展示了不被生活谜题困住的可能性,表达了疾病视域下对技术社会的反思,也为读者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看待少数群体、如何拓宽正常世界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